

刻豐南禺先生遺稿序

自齠時一睹豐先生道上觀者雜一脰  
張趾幾不得前余亦竊笑為乃公不獨愛  
矣公土木雞皮鬢髻當頂整篋一籃瞥然  
經市先不怛見、乃大詫不必盡知豐先  
生書與其詩若文也當豐先生時吾郡大  
司馬張公惟靜為主盟而於豐先生獨多





遜其序先生詩梓行之則自  
今上丙子去公捐容且十年其孫越人裒  
自敬亡故當不無濡逗世或謂公養痾傲  
士區蓋不謀闕齋都廢題詞屬草率從手  
腕不越宿而奚奴已竊投好事不能以半  
號貯久矣歲丙辰溫陵蔡公體國奉

璽書視吾海上亦吳間與公之曾孫孝廉

建嗟咨前事且云人高視遠遺物猶珍矧  
文字而名在作者壇忍令漫漶乃爾於是  
孝廉君括諸門舊并前所儲付剖人而使  
君則以序命之不佞進余曰主臣凡吾所  
為甚欲使嵇公一見何必不如士季乃其  
人在玉樓吾所為不可見於先生先生所  
為吾得而叙寘之俾譚者有述焉後先引



重何必第為先生不朽先生登

朝在

世廟初年會

大禮議起尊公五溪學士議不當

上旨考功公與諸同議名臚具皆得杖而  
五溪公以首議拜杖且得戍圉不及首丘  
此則公佞倖不卒之所繇而儻蕩詼詭顏

然自放畢一世而不可意之所托以黷攄  
者也其自成童耽書已漫淫焉十行並下  
一目不忘至四十外非諸家近行無他苑  
秘留公一盼矣其為詩若文先無行集不  
必盡喻於天下槩天下所以知考功以其  
書而里中人以其名市更為贗罕得公盛  
年妙墨贄四方而參品目故當不無異論



評者出而評者又出千載而下各不相  
為冥漠之間把臂相知且得無深念初議  
率乎下馬布毯觀以三日不復敢謂浪  
得名其初固無意為齟齬也少焉嗒折  
心要為共詣之途已見得爾又安所得為  
違心之論紫蓋祝融業不相下直從蔚  
藍亦各天植之耳未必祝融以諸峯之拱

已自多紫蓋亦復何心望深於所不拱已  
雖然吾猶未得其所以有拱不拱意也以  
尼父之聖而名播揚於天下猶云子貢後  
先之大道逶遲耳目是固宜必有以通其  
意豐先生高自標位亦何意於吾黨孰謂  
吾黨而可無意於先生哉是剖也明使君  
獨闡之母今宇宙精英與人骨並去盛事



也正吾黨事也詩凡若干章合之司馬公  
前剖共若干章文若干章大抵非里閭生  
前所得寓目而矧以稱於四方姑以耳其  
名曰夫夫空青水碧能語怪不能語怕皆  
意之云未之下馬作三日觀也余所睹記  
詩骨蒼神遠悲壯沉雄雖間豁豁崢嶸而幽  
閒獨寄文自西京以後此事肖形無意矜

竒而百千年下上勘訂謬誤更鑿今讀  
人藝然惜未有能盡譬其亥豕與天下暢  
然滑疑之耀也所藏世統五經傳多逸文  
并以疑存俟後君子

萬曆丁巳春三月同邑後學徐時進撰





後學陸燾書



萬卷樓遺集卷一日錄  
序

世統本序

讀春秋考

贈五清先生序

和宮詞序

餘冬序錄後序

贈石溪陸年丈序

三峯卷序

萬卷樓遺集 卷一 目錄





刺明漫稿序

道德經贅言序

芝園集後序

贈郡侯高先生序

稼軒李老先生七十壽序

葵軒詩序

贈郡侯王公考績序

遇言序

慈水間吟後序

送見山張侯赴  
召序



萬卷樓遺集卷之一目錄

萬卷樓遺集卷之一

世統本序

四明豐坊存禮著  
溫陵蔡獻臣體國校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

萬卷樓遺集卷之一



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寔行事有跡而可以端趨舍之涂是故詩書已刪禮樂已正必假魯史修春秋以為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而後寔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緊六經賴夫夫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襍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

經是已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繇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鑒戒著幾微誠有得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日記大略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槩乎未之及也道生



垂髻有志於斯弱冠干祿未遑卒業然於心恒弗  
忘家故藏書萬卷甫入仕籍悉以奉入購書又積  
萬卷乃謝病歸絕家務簡交游鎖閣而讀之參互  
考訂晝習夜思爰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  
貫數計灼如今日乃輯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  
世統統者授受之曆數也先辨統之正偽然後祚  
之脩短政之得失君之昏明臣之忠佞可得而評  
焉綱祖春秋嚴義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也每代  
之終必叙禮樂官賦刑歷藝文食貨后妃列國諸

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啓冊而史法備  
矣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寔其諸異乎虛空  
之談者與錄成畀之子姓庶幾由是可以言學非  
敢示夫人也或謂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  
憊乎覆瓿而已余聞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同歸  
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矧身外之物知其必盡  
無可柰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恤其他歲  
在玄默執徐月在陬日在奎為之序

讀春秋考



南禹豐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公以為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是未為知詩者也詩有風雅頌之別乃詞體音節之不固非以時而升降也如周召二南多作於成康之世與鹿鳴文王清廟等篇同時而不升之為雅者固風之體也正雅止於康王而變雅之雨無其極乃東遷摯御所作正與黍離同時然不降於風者其詩亦雅之體也黍離諸篇作於周人亦二南之餘耳夫子謂之王風而列於邶鄘衛之後者別

之於二南之正風而已非本雅而降之為國風也乃若國如邶之栢舟雄雉匏有苦葉鄘之墻有茨相鼠以刺管蔡衛之栢舟誓於共姜淇澳干旄以美武公魏之伐檀唐之蟋蟀鄭之緇衣曹之鳴鳩皆非東遷之後是固詞體音節之別豈果時之升降云乎哉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衛至蝦蟇而止王至兔爰而止齊至甫田而止唐至綢繆而止皆逮乎定公之末哀公之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而自衛反魯十四年獲麟孔子年七十一而成春



秋蓋詩發於人心好惡之情而形之美刺足以見其是非之公定公之末國風尚有作者所謂政亂於上而俗美於下猶庶幾焉至於獲麟之際則國風無復可采如云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又云嫗乎采芑歸乎田子則趨舍大繆天理滅亡人欲橫流邪說充塞又非十數年已前之風俗矣夫子於是懼而推原亂之所始則由王綱久廢霸統又絕惡人大肆而莫之懲也故筆削魯史屬詞比事使人考之而知無霸之禍在詩亡之時霸雖有功

於一時而不足以治天下必王綱舉而治道興也王綱舉則霸功且不敢作而況於大夫况於陪臣况於夷狄何有悖戾如此時也哉然王綱之所以舉必由於懼心之生而所謂懼心者尚書之危微精一大學中庸之戒懼慎獨是矣此春秋之所以為心學之書而非徒國史之錄也若其託始於隱公者則孟子固曰臣弑君子弑父孔子懼而作之也蓋幽王廢宜臼而走之申王伐申而求之申侯戰王而弑之是時宜臼固在申而目擊其父之殞



乃立於申而無怨於申侯焉及遷於洛楚人討申之弑幽則遣民往戍而有揚之水之詩是其始預於弑故德申如此然則所謂弑君之臣弑父之子非平王而誰但其即位於孝公之二十四年若於此即起則太露圭角非聖人忠恕渾厚之心而魯史斷絕亦策書之體若惠公即位雖在平王之四年而惠之在位四十六年魯無變故亦非所以托始也惟隱公自外而來未受父命而立其身終為執翬所元年夏有鄭段之事秋而宰咺適來皆人

倫之變故托始乎隱之元也孟子又曰晉之乘云一也蓋乘檮杌春秋者皆國史之名也晉自武篡唐始有國史至文公繼齊桓之霸故多美詞而名之曰乘乘者載也謂紀載其善事也楚至成王與齊晉為敵故名其史曰檮杌檮杌者惡獸也魯固周公之後其有史舊矣春主生王者以之賞善秋主殺王者以之罰惡故名春秋乃善惡並載不若晉楚之偏夫子嘗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故不取乘檮杌而取春秋以其得是非之公耳凡大事



則筆之以示屬詞比事之教常事則削之以從簡  
要使人得考於治亂興亡之故而動其戒慎恐懼  
之心則天德可脩而王道以達不獨國史之記而  
已杜元凱謂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  
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斯得魯史之所以名而聖人  
所取之義則未之及耳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  
自魯宋盟宿齊鄭盟石門至於瓦屋時來而齊有  
小霸之勢矣北杏兩幽召陵首止葵丘而桓公極  
盛而周之號令不復行於天下則自隱之初至僖

之中凡春秋所紀皆聖人傷王綱之廢而齊桓之  
功亦在所不棄也齊桓沒而楚狄興晉文起而攘  
之子孫主盟中夏者十一世至召陵無功而吳人  
亂華晉陽無討而三家分晉天下大亂日甚則自  
僖之中至哀之世凡春秋所紀皆聖人慨霸統之  
絕而晉文之功亦在所不忘也是春秋之事桓文  
寔為樞紐而已矣董子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蓋誼正而害不生利莫大焉道  
明而治不變功莫遠焉故先利而義虧則害必至



急功而道隱則治必隳春秋特借桓文以明王道而桓文寔非聖人之所尚也故說是經者必精習孟子之言然後可窺聖筆之大旨會是而他求則以私意窺聖人或失則淺或失則鑿自三傳以來弊也久矣

贈五清先生序

惟天賦德蒸民善罔弗脩物撼習移用揆厥中古聖設教俾顧其本而還之莫盛若我先師訓昭在冊子車氏沒氓乃講張為幻秦焚漢裂越千五百

禩貿貿罔覺天惟閔我民彛降厥賢傑在宋程氏朱氏竭神敝舌復先師之大觀蠢狄在夏滅道辱儒自時厥后士趨於科競厥利罔秉厥於國靡賴雖有多材尅樹乃績不越隨世殆哉辟之循風之懿弗古跋矣匪醇厥德曷醇乃世吁脩厥身秉履於道宜紹賢傑之緒其惟我五清先生乎夫學校王政之本也王者龍天神化多方萬機罔克躬給必賴於爾多士士非素育弗可若昔大猷式教諸學用嚴厥居周官大司徒教萬民節性興德防淫



同俗養老卹孤尚賢掄秀惠矣必曰簡不肖以絀  
惡屏諸四夷終身不齒夫士之不肖若苗之有莠  
弗蔗弗夷罔稔於嘉寔

國家何賴焉兩浙首藩也士用科選者甲於十道  
然藝焉而已董斯教者厥求惟藝弗勵若寔士壞  
於首藩餘奚望焉先生溫潤愷悌克剛克明動容  
矢詞中禮講求古儀刑於家邦內外並治隱顯鉅  
微純乎無以議為也侍從

先皇正論侃侃擯於刑人歛德而退迺十有一年

春

天子圖新思舊起先生董兩浙之教先生曰於

皇赫有成命畏哉念厥文滋日弊寔恫乃心弗培  
其本曷暢厥支予惟德是導乃推厥躬行播告於  
衆圖定禮而授之性有節矣教必先典彛興民德  
也服食度數罔俾過差防其淫也談道德者折諸  
先聖以同俗也獎守禮以致孝也用昭鄉先哲享  
於黷序士以行聞禮則優之賢斯尚矣四載再科  
拔其尤登之鄉於朝視昔倍秀則進矣詭佞淫放



悉屏絀惡以清教也先生之道既弘於厥行又日孜孜惟曰其復古道逐我

國家無疆休受厥教罔不滌心革面慎脩於厥躬昔或怠茲咸然膏忘食呻吟百家宏中肆外彬彬可觀暨於疇人則曰先生古道人也知先生者罔不歎曰天眷我德人畀先生來越若茲多歷年浙之士尚其克見成周有宋之休今年冬十月天子思外先生义將漸登厥弼以太僕士之見禮若否者僉曰先生去繼來茲者能弗失畫一哉

或齋咨涕下德服人允若茲坊也居門下後情倍若群士遂掇其實文之弗敢佞既用獻於先生且為來者告

### 和宮詞序

王建始為宮詞其道唐宮中事有外人所不及知者說者曰聞之王守澄守澄內侍也蜀花藥則固宮人也身親歷之故其詞膾炙於人視建若勝茲伯雨則士君子也又無內侍為兄弟曷為其和宮人之詞耶夫詩也者發乎情者也天下之變無窮



而理一故內外殊其地男女殊其人而情一清廟  
文王鹿鳴之什與采芣苢鷄鳴並著於經何者其情  
一也情之一者理之一也是故以言乎情有以感  
而發者有以觸而發者有以會而發者感而發者  
耳得之觸而發者目得之會而發者神得之伯雨  
之作其會之以神者乎會之以神則其於理也一  
矣故以士君子道宮中事而可以觀可以風萬里  
一咫也千載一時也斯詩也雖與古並傳可也伯  
雨所著有橫山集玄圃夜光君子堂日詢水南詞

等如千卷其可傳者不特是爾  
餘冬序錄後序

坊卧病方困奉化陳尹縞以何進士仲方書來啓  
之則燕泉先生所著餘冬序錄既就檮矣憶坊侍  
公於留都公手出草編以示別公且數年人事日  
變乎前而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迺今忽覩成書為  
之慨然竊謂古之學者有先生之教日置其身於  
禮樂而仁義之道煥乎目充乎耳邪僻之心無自  
入焉若弗假乎方冊而方冊未嘗廢孔子立教必



先博文蓋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學文也者  
事理之萃也故盡力於文則理明而心存心存則  
趨約也易矧秦火之餘禮樂滅仁義缺願欲絕學  
而師其心則闇於事理而惟私之行天理牴人心  
溺矣嗟乎盍明學而圖之豫乎子夏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夫仁豈徒求之心乎  
求心於心不若求心於理求心於理不若求心於  
事求心於事不若求心於文文也者心之精也患  
在習之不察耳子夏之言孔子之教也燕泉先生

之學其能求心於文者乎故其於經則精詁以貫  
理於史則方人以度義於草木鳥獸之名亦罔不  
即物而喻諸道其得子夏之旨者歟公之為心好  
善不啻口出而天下稱其仁其於家敦儉崇讓修  
禮明訓而天下稱其義敷歷中外視民如子用兵  
如神而天下稱其才立乎本朝則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白亦可蹈志不可奪而天下稱其節非有本  
者能之乎然則是書也豈特廣記待問焉已哉因  
仲方之以序請敢推先生之道之本以為學者告



贈石溪陸年丈序

余性疎闇弗協於邦人知我者莫如陸子余亦自謂惟陸子可以服我陸子之服我者四才敏而密學博而知要器宏而有制節正而弗激余與陸子生同鄉業同學舉同狀仕同官余調儀曹坐諗禮南陸子尚在刑部余言諸吏部乞以陸子自代吏部已注他人矣居歲餘余竟廢陸子乃自武部調儀曹

皇帝復古禮陸子奉承德意咸粹辦要皆稽古酌時建諸天地徵諸人情可可否否罔違於道故曰敏而密也其學本六經該諸史性理眇與天文律曆禮樂兵刑靡密必究厥宗為文博如韓峻如柳塞如班麗如左詩如李杜幽搜精剔不為貞元以降語然弗輕以示人故曰博而知要也性本剛涵養有道豁如也倉猝觸之不色忤與大夫言諍而不怒用能弘濟於艱保厥令譽故曰宏而有制正而弗激其器節然也陸子居儀曹久既累勩天下且謂陸子當從卿佐忽內批出之衆乃駭余獨曰



斯陸子之福也風之積也颶颶颶颶而負大翼驚  
颶儻起揚江海迴陵峻不終朝而息矣泉之發也  
涌澤滲灘而放諸海雨潦卒降襄衢陸包屋廬時  
暘而涸矣故君子恬以養志靜以安身巽以持位  
儉以受祿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有道也否  
則朝躋而夕躋吾見亦夥矣天其或者永陸子之  
福以彰其道乎覲陸子陸子裕如也則賀之曰子  
之福庸有涯哉全節與身古之所難也今茲之黜  
也莫不明子之節無傷於明節焉克子之道雖卿  
要諸終而已矣

三峯卷序

金焦北固惟潤州森峙於江西北固憑虛而瞰流  
寺曰甘露樓曰多景潭曰秋月澗曰走馬武侯之  
狼石梁武之書米芾之菴存焉又西北惟金山踞  
江之中麓有石馬若雙闕寺曰龍遊中冷泉出焉  
臺曰妙高室曰伽楞蘓子之所寓遊也閣曰大悲



堂曰玉鑑亭曰吞海曰留雲曰觀瀾陟之則神爽  
飛越有池龍蟄焉禱之可以雨東北惟焦山焦光  
避莽之所巖曰浮玉洞曰三召亭曰壯觀菴曰水  
精梁人瘞鶴之所銘刻山趾三峯之勝聞天下俞  
侯生長於潤往來其間以績學焉故稱君子曰士  
必學學必地地必人學弗獲地則紛華戰而見聞  
戲地弗以人塊然土石奚以靈聞焦光之節武侯  
之勲蘓子之藝侯之所仰也故其學有成出而蒞  
民動有能譽侯於三峯之相資也久矣而峯乎侯  
學

刺明漫稿序

鄭沙村公之刺明也歲在闕逢自春三月不雨至  
於夏六月苗稿於田氓品於野盜賊竊發疫癘時  
行公至卜之其繇曰幹火枝木太陽穀穀千里其  
赤天行厥職匪人之力公曰否否在我乃出郊禱  
於社稷徧於群神蔬食練袍以聽政剡無名之徵  
雪久滯之獄尊禮高年瞻其悃獨決旬雨歲則大



稔士民語曰今茲之嘆數也而公以人事勝之不  
幾於回天之力耶相與謳歌尸祝願公百年公亦  
喜形諸賦詠秋部使者監浙試知公賢檄召公偕  
而掄魁出焉冬入覲於

天子吏部以最聞明年春

詔公還郡公益勵其政新費以作士時餉以振旅  
葺墉以衛國列艦以攝夷百度聿興而以簡靜巽  
裕出之又明年部使者謂東錢湖水利於民為重  
盍濬諸公念濬湖必先洩水水洩則泛濫害於田

且役夫萬計供餉甚費設有旱而水已洩將何以  
救是利未獲而害先迫不若崇其隄水自然畜費  
省而民亦利部使者可於是湖利兩得之矣公為  
人聰敏而心胸坦夷對人輒吐肝肺無毫髮隱蔽  
其政不為要譽之圖而務以切民為利若春風之  
行草木人見草木之華榮而不見風之迹然而饗  
詖殞賊民殲私請遏絕炎豪罔喘雨暘應其誠史  
徒恪於職雖古所稱循良豈越是歟公會從祖訥  
菴先生宣德間守斯郡經館署創梁埭栽歲賦定



徑規抑中官戢武吏庶幾尊美屏惡者既去民祠  
之學宮至於今頌弗衰而公克繩之人華其世德  
云公尤長於文詞前為南大理有棘庭漫稿其在  
郡有刺明漫稿稿共詩若干首文若干首云

### 道德經贅言序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迂誕不經  
宋儒因斥為異端與論語曾子問所稱異學士無  
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管子古史路史王深寧  
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

下垂故名聃字伯陽父臯陶之曾孫曰理微為夏  
翼隸諫吳伯不當誅死之娶契和氏生聃聃走之  
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  
歷事成湯大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  
商末以德長諸侯號大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  
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  
震見國語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  
孔子寔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  
李靈寢配玉女生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鏗彭祖折



為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為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願其文太奇道太玄諦思之要皆性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主呂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乃取賢聖經訓託之黃老雜以不死之言徼倖不俱焚耳古之聖人修德養身一貫身也者道之器也身存斯德修德修斯道在孔子亦云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二道歟周官保傅暑寒晝夜雨暘之際喜

怒言笑動息溫涼之宜論語飲食之節內則玉藻滋味澡浴之微罔不曲載謂養生修德一貫非耶志士成仁取義必時有大不得已者權其重輕可耳非不得已而輕生以傷勇匪至不仁者莫之忍為是故天壽不貳修身以候道斯正矣秦漢以來言養生者罔繇於正或矯揉顛倒盜以偷生固儒者所斥亦老子未嘗語也都督萬侯鹿園子暇時著道德經贅說深明性命之旨而不襍於迂仁人脩德凝道順受其正甚可傳也或疑贅言詞旨似



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佛氏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間世主好之於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之繫彼寔藉我我曷本於彼歟鹿園子過謁余曰聞子學精於經於史傳博而竅必詳老子之世與通其言幸為我序贅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贅言道經若干言先刻續德經又若干言余從史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馭歷至大師於天下事靡弗燭於心使為文官殆可以坐廟堂議汶已也

禮樂佐明

天子進退賢不肖俾海內安富守在四夷不但汶汶已也

芝園集後序

君子輔代經物擣化揄英繩昔詔來烜乎無窮者豈偶然哉夫鏤玄達命葆性采榮必毓乎天敷文訓武奠域鳩家必資乎學函方與善匪懈益光必弘乎器匪器斯驕奚取乎受匪學斯蔽奚融乎器匪天斯蒙奚貫乎學學以器受器以學弘天是以



充君子所以蚤譽於天下可傳於無窮者不在斯乎大司馬東沙先生易胤知學惟正之趨弱冠與予友甚相驩也同策於廷同試於納言同官於南曹日相砥淬論世於古喙膏砥髓采真剔謬求無詭於大道駸駸乎翱翔九萬不但已也余既還山沈涸愴怛以沒迺先生敷歷益虔繇儀部武部督學江右居勞拂私培寔孳莠頽風載革去乃彌慕周旋齊閩滇楚梁豫之境寔屏寔翰兩司撫憲旌才簡慝摩瘼 哺詰戎勦畔蠻夏帥服入貳本兵

貉人戒牧暨鎮南都躬犯其難勸匡

宗社不言而次夷囿梓里昌言為脩皇輿三一恃以無厲學之寔蘊章章在茲始予共學則覩先生過目誦成經耳意解博收慎發洵異且醇爾其為集也忠謨偉畧陳說利害卷舒惟時奏疏有焉本源載篤支流支昌揚名追孝世譜有焉窮理宣猷陳古鏡今細大惟式說林有焉藥石煌煌考德辨功百世足徵碑傳有焉論政究時宜民正俗情好允彰記序有焉皇皇仁義警於夙夜即物省躬箴



銘有焉瓌竒閎愷鍊而弗削麗且有則詞賦有焉  
祖述四詩擷芳六代接武真實古今體詩有焉昔  
仲尼稱孔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夫圉何人斯而  
先師曰文蓋取節焉已也先生少時為庶官則侃  
侃弗阿巍然壁立既列六卿益謙益和從政如流  
不遺卑述好彼多伎不啻已有位愈崇而禮愈恭  
年愈長而德愈滋名愈盛而心愈虛無施無伐惟  
淵之仁聞過斯喜惟由之勇道行卷懷惟瑗之知  
集思廣議惟亮之誠即夫子觀焉其奚譏乎圉由  
然則豈徒文焉爾乎

贈郡侯高先生序

夫才全焉者鮮矣才全而遇不得其全遇不得其  
全則必有大全焉矣是仁人智士之所甚幸而惜  
者或未之安也夫遇才者弗恒倖倖者否古之聖  
者猶試諸難不如是無以識其全也是故君子不



居於倖高先生者全人也弘毅中和孝友惇信剛  
而無激柔而弗廢德則全遇事明決案無停牘而  
崑瑣芥蒂罔或遺嘆氣力所至若風之行乎太空  
草木拂動而不見其迹才則全蕞為文詞宛然西  
京盛唐之風究心理性探顛鉤深旁及二氏百家  
靡不精覽卒歸聖人之大醇學則全然為才進士  
不得居文墨侍從之選出為令為賢令最屢上而  
不得居論諫之職為南部屬南部為賢大夫擢藩  
臬搃文武柄則宜而復屈為守夫若此者天將以  
成其大歟而何嗇之遇也

命下寮衆相顧曰他曹如某某者未有賢稱而驟  
擢藩貳之才之德之學若高先生者而顧為守異  
乎余解之曰司銓者與造物同體先生之屈也固  
將以成其大也肆

天子方勤民方重守若令知先生賢嚮而既試諸  
民矣入為吏曹於是息而養焉今也將漸而登乎  
夫由連率陟卿相宰制乎四方必驗諸一方始承  
德意造賢才固司銓者之厚也彼倖也君子耻之



夫人畀之大成與畀之耻孰榮且辱先生之獲於天敎矣而又何異焉矧海濱僻壤雖故稱文獻而邇歲夷盜潦旱之餘民亦且憊矣

聖天子慮遠卹微不鄙夷我明而先生是畀我明其福哉諸子則異而予方有樂乎此也退見先生欣然有德色衆曰先生者仁人乎智士乎而西郭子之言其深知先生者然乎然乎十有一月庚寅先生治行余從鄉大夫諸子者後錢之郊先生曰西郭子其知我者盍言乎余謝曰余何言余聞道

貴乎中剛柔之間而已矣自余之仕也覩吾明賢君者二吳周君者仁慈巽順其視民煦煦弗忍有傷焉部使者寔忍以愎公投劾去蜀楊公者廉正剛果不畏強禦隱德在民豪右遁跡顧乃騰謗於上上者弗明於聽而又疾公之簡也亦投劾而去二公之去明之民號呼載路甚於昔之卧轍者又從而祝之曰去吾者天天曷去乎惟部使者乎天乎天乎部使者然乎由是觀之明之民之醇可知也而俾得難治名孰為之哉孰為之哉夫三公之



得民也道則盡其弗獲於上也其性或有所未全  
焉則余所謂剛柔者然已先生之治民驗於今則  
然乃若上交不諂下交不賣處剛柔之間而得其  
中觀先生之才之德則無不可者也余何言雖然  
賢者將行其學必垂利澤於民更千萬世弗彊時  
焉已乎哉周俾李陸二使君專美往古則余所望  
於先生者盍圖之先生曰是吾志也

稼軒李老先生七十壽序

夫士之大節所為重於世者進退焉耳矣易曰歸  
妹愆期遲歸有時士之仕也猶女子之歸也難進  
而易退擇君而事之寧愆期以待毋寧失身之悔  
古之仕者則然今也匪仕則農焉耳矣農伏焉耳  
矣雖欲有待以自見無時可也故古之君子不必  
於仕而人求之今之君子必於仕而求人斯古今  
之異也顧其間有卓然明決審其時不可則奉身  
而退不俟終日大節峻著足以範世風俗者則無  
異乎古也若此者吾見其罕哉世固有得失之患  
而倡為邪議混天下以同俗傷廉退之節隳名教



之大國家何賴焉予每憤憤而無以宣洩不平茲  
讀顧司勳所為李先生傳而有感焉李先生者舉  
下榜教安岳先行後文遷曲靖暨揚州易奢以禮  
當劉瑾時擅威命蹂躪士大夫士大夫孺者賄進  
剛者蒙顯禍先生曰非吾時也棄官去教子清成  
進士官南選部矣先生惟課耕龍陽云嗟乎是所  
謂卓然明決合古而範乎俗者不在斯人哉彼惟  
失得之患者聞先生之風可以少省矣夫

國家之賴名教如人之賴元氣以壽考也氣在人  
身日補之懼不足忍傷之乎先生之退也豈徒全  
其節而使頑廉懦立是大有功於名教夫人而然  
我

國家元氣其無疆惟休哉夫迹隱而功大者天必  
厚之永於齡豐於嗣理固然也明年正月廿三日  
先生壽且七十南大夫與選部遊者咸先生是慕  
為之歌詩頌之俾坊序之坊復於清曰夫有德而  
壽恒也若先生大節則今之世弗恒覩焉者庸著  
於篇俾謂斯詩者知先生之重不在彼而在此也



葵軒詩序

葵草爾有異焉君子比德夫向陽而翹故稱忠焉  
能衛其足故稱智焉忠且智君子之德備矣繫策  
名委質身依日月之光家被鼎鐘之榮將以危言  
匡后捐軀徇國忠則盡而智難優游林泉辟遠市  
朝屯膏而弗施韜光以自照可以為智而忠難東  
里子箕文關龍逢卞隨梅伯鄂候左儒富辰孔父  
狐突原繁慶鄭洩冶萇弘伍員大夫種豫讓屈平  
陳舉李牧蒙恬蕭望之王嘉翟義李固陳蕃王允

范滂嵇紹戴淵堯君素來濟敬暉周子諒岳飛陳  
東李庭芝古之忠臣也殺其身無益於國君子盡  
焉樊仲父善卷石戶之農伯州之子狂接輿長沮  
桀溺荷條丈人楊朱列禦寇莊周被裘公間丘先  
生鬼谷子東園公向長周黨嚴光梁鴻韓康伯孫  
登劉麟之謝敷戴逵陶淡宗炳周續之陶弘景鄭  
脩王績孫思邈張志和陸龜蒙魏野林逋智士也  
而果於忘世君子譏之君子屈伸卷舒與道推移  
善其身有益於君盡其忠不虧其智若臯益伊周



孔顏邈矣乃若展禽三絀不枉道以逸民稱留侯  
佐漢報韓從赤松子狄梁公從容牝晨之朝既周  
而唐身名無恙之三子者可謂人癸者矣張先生  
者屏居槎渾之曲讀易詠詩服太樸茹太和以智  
自全顧誨子時徹夙夜惟忠時徹奉之周旋柔不  
阿俗剛不忤時以永令名君子謂先生忠其心而  
行於智時徹藏於智以全其忠其無爽乎古之人  
乎作癸軒序

贈郡侯王公考績序

余自儀曹南遷群大夫以罪人不相假而考功安  
成謝公司封西蜀高公司勲金壇王公遇之特厚  
三公皆大人也謝公叅閩省高公守吾明州余父  
子得幘幪馬高公遷去王公自東昌守乞便養來  
代之余得報喜甚徧告郡之人曰吾郡又得賢太  
守矣郡貳曹侯張侯杜侯有問於余則對曰王公  
光明俊偉開誠直道人也其學自諸經史百家二  
氏之說靡弗通其才於兵戎刑獄農桑錢穀靡密  
之務靡弗究其胸中洞然曾無芥蒂利欲不能撓



勢力不能奪毀譽不能動其於義所當行則廼心  
皇室鞠躬盡瘁曰吾庸恤其他醇德如董仲舒氣  
節似汲黯施於政事則文翁召父之流也其孝行  
足以範俗其苦節足以化頑古之所謂大人君子  
者唯公是已諸侯乃相賀曰如是則吾誠得賢長  
矣夫公至吏之黠者以庶民之訐者以息士之銜  
者以畜豪右之鯨弁者歛迹於窮邑不煩戒束而  
郡無事居九月以考績行於是民相謂曰自公之  
來我耨我鋤保而翁孳葺而室廬恬恬怡怡不見

追呼或諍於庭鬼域詐徂公不片言並情各輸園  
囿可虐鞭之用蒲遲之歲月鄒魯其余今茲其去  
肯顧我乎去而不顧孰繼公乎士相謂曰公之教  
我學本經術厥躬克正若表斯立譽我俊髦獎我  
有德或嬰詿誤惴心黜陟公其任之如鷲斯翼公  
其遄歸我教我育無奪我公我窻我毒僚屬相謂  
曰公之蒞我謙謙君子不苛我儀而督吾理弗嫚  
以怒弗諛以喜彼涇此渭洞見奧應是以吾輩得  
以殫厥智力致身亶亶公其遄歸眷我終始曹侯



張侯毛杜侯亦相謂曰公德薰我若飲醇酎若風  
過物厥跡罔覲切磨規益未言而喻我丞我師曷  
其遄去張侯乃以命予曰諸侯之情願子叙之蓋  
惜其別而祝其返也余對曰以公之才德豈吾郡  
是賴繫四方寔利

聖天子勵精法古方推三五之化如公之賢必簡  
在皇心階茲柄陟則黃霸蕭望之第五倫盧植有  
故事矣夫然公之惠澤將被四海豈直吾郡吾郡  
亦與有休寧外馬張侯曰然子之言則大矣顧諸  
侯之情寔衷且至姑序之以俟乃叙

### 遇言序

教熄而俗媮士非利無學也其平居破碎章句為  
俳優之文以僥倖一旦既得之上馬者完簿程佞  
尊貴以鼓聲聞取高官下馬者圖祿外之富歸則  
華宮室闢土田飾子女流飲讌甚乃結交守令藉  
勢罔利細民釋老之里廬皆并兼之手籌鑽核惟  
日不足夜展轉於席鷄鳴戒僮僕四出其所以勞  
形苦思者非利無以也冊簡委於凝塵茫然忘其



句讀人笑罵之則曰笑罵任爾富貴吾自受之庸  
詎知命終之後骨肉飽蝼蟻宮室之華身不得而  
處也五音鏗鏘耳不得而聽也少艾映麗目不得  
而覲也馨薌腴醲口不得而嘗也所以遺於世者  
惟笑罵而已矣究其為學自童至仕罔知性命之  
精微事變之浩博其所通者不越二三策而已矣  
士而不得仕黜於有司即著屐短褐貿遷於四方  
否且釀糶於家以丐錙銖之贏况不為士者乎其  
有能間咨於簡策則嚴冬之桃李長夏之霜雪也

而可多見哉余垂髫時即志讀天下書囚視舉子  
吏職而吾親強之鬱鬱抱病踰十載卒幸自脫去  
方肆志於著述然士則曰彼學之非今也農賈之  
人則吾無益於彼而吾亦莫之納也春草沒於膝  
矣忽一日邵公持所著遇言來請閱之則於經史  
百家之說犁然嘗究之矣其言畧而意足時有補  
於世不意今之日有邵翁者莊周所謂處空谷聞  
足音跫然而喜者不在斯耶翁無求於仕不逐時  
為羸又且老而志若此豈非所謂隱君子者歟吾



用益愧為士者使翁方少壯時得從余遊登吾萬  
卷之樓發其藏讀焉其所就當不止此而吾業亦  
資之以成也然翁之書自足以傳無疑故為序之  
翁名澤字潤卿怡泉其自稱云

慈水間吟後序

大丈夫與道周旋陟降逖邇居之一於厥表若無  
所庸心而緒餘呈露世乃竒觀垂於數千百禩猶  
以為可誦可式焉者人惟道弗充是懼俛焉孳孳  
求以充乎已者勞或張或弛或語或默與時推移

者逸逸則無動乎其中莊周所云恢恢乎遊刃有  
餘地孔氏亦言無入而不自得者樂也夫恒情之  
相軋也久矣枉其直婪妨潔諛罔誠狃侈約備黜  
肅苛害仁徊汨譎器誦昌喻喻哆哆姍姍姍姍居  
居邈邈嬰嬰學學躑躑仇仇凡若可以困君子畢  
致其力罔恤厥勞迺君子猶猶陽陽居則逸居則  
逸若罔知困弗改其樂夫何故桔槔之溉於畦也  
晝夜乞乞燠則涸燠則涸江河之納百川也靡汗  
弗容穉子援濯水之條眊然泚其面烏獲舉鼎而



實於廟若撮芟焉其容之博也道之克也其力之  
有餘也其學之有得也天野人曰余觀於慈水之  
吟而知君子之能樂也始騶山子以能文詞舉進  
士高第禮部梓其文風示四方

天子用為侍御史首論五鬼請釐選法黜奸宄解  
散朋黨彰顯王道

天子優詔荅焉騶山子乃以親老乞歸養歸且十  
許年孝義之行式重於家邦巍然若晨星喬嶽養  
既終

天子復召為御史諸論諫危言子率為倡首乃受  
命按江右江右之吏自知弗叶於道往往解綬去  
遂以大治會權貴人有私囑弗聽將上之權貴假  
它事中子俾視刑於潮再貶判泗州事歲餘稍遷  
為慈水令美慈自唐御史房次律創以治民誦若  
文翁子去房九百有餘歲其支墮耨荒獮塚濯垢  
摩痠案無累牘圉無旬繫其自奉若韋布其掾隸  
若植木其鄉無武斷其市無飾賈其庭客無敢言  
其私者其野人耻譁以格其士耻彌文而行義是



敦郁郁然興弦歌禮讓之俗人曰子之素位而行  
其自崇而隊也若弗知崇也其自清華而勞也若  
弗見清華與勞者其嵬瑣鄙屑之務靡弗致其精  
若日兢兢也若弗遑自息者乃有間韻之吟累數  
百篇皆麗藻鏗鏘足以宣情性闡義命敦彞倫厚  
風俗白之豪逸甫之悲壯維之清新參之竒警合  
其軌而和其劑乃若端居以沉思遊豫以發興摹  
擬以叶度鍛鍊以率工而孰知其得之轆轤鬱積  
之餘者夫騶山子殖其學素矣養之於道也充矣  
是以其身罔敢自逸而其志弗疲於勞人將以困  
子而其樂乃有餘其功其言世將以為訓式而皆  
其緒也余自為北部時與騶山子相友驩甚因賡  
次其詩知其能樂非怕情之所窺云

送見山張侯赴 台序

書曰代虐以寬左氏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  
猛相濟政是以和夫君子之心順乎理而已矣順  
理則無私無私則平平則和其於民也臨之以莊  
導之以禮求之以恕持之以信或弛或張或繩或



縱則惟其時時而濟之若大旱之得甘雨也民之  
歸也速而化之也神迺君子則無心乎寬猛之間  
故先儒疑左氏記非仲尼言迺仲尼則曰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窮神知化本乎忠信而仁義達乎天  
下矣數年前明守尚嚴佐之者或狡或刻氓囂然  
咈其樂生之心迺新建魏侯至則以其宏廓之度  
慈祥之政撫而濟之其務包荒而惇禮讓使民日  
趨忠厚而忘詬訐之風焉迺見山張侯則相魏侯  
以成其化者也張侯甫壯年取進士高等而受

命為節推治刑其專職也侯玉色山立愷悌之容  
如春風之入人謙冲好善以禮自檢温温儒者也  
其蒞事乃委曲詳慎考求律例疑則思之博詢於  
人合而後行之不恃敏以自用也案牘全集繙閱  
必盡絲髮竟日靡倦諍詭盈庭俯而聽之無忿疾  
於頑咸心服乃已左右絕狐鼠之偷閭巷息鷄狗  
之喘是以不得於他者徃徃求直於侯侯應之立  
辨有敦龐廣大之體而運之以精明敏決之才  
匪徒以寬為尚爾昌國豪卒奪人妻致夫婦自斃



而能彌縫展轉數年不決決於侯是之謂明慈豁  
人因爭水而殺人者自殞其庭屬以拒之亦父構  
侯集其鄰詳鞫之遂服是之謂斷郵有買布於海  
濱者賊五人殺而攘之見夢於其父父訟之侯侯  
偵獲賊并其資伏法民以為神右族殪人而沈諸  
河侯與邑令徐君驗其瘡而坐之右族莫能脫其  
至以多類是疫作慮罔有不當死者縱之歸約入  
無逸者其信之孚於下也閭有火侯親救之甫出  
而熄其誠之格於天也三載績聞既就

召不雨禱禳備至歲乃有秋其惠之不弛於終也  
侯之心其無豫乎寬猛之圖而克順乎理者歟是  
以仁而不縱明而不苛敏而不忽果而不暴公而  
不刻執而不偏巽而不懦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嚴  
而不隘威而不猛持是心以往上佐  
明天子下施澤於四方我

國家無疆惟休肆侯亦無疆惟聞或曰易地而變  
其氣逐物而移其志其所養者殊也閩有鄭九萬  
者自庶吉士為給事中有高紹甫者自令尹馬子



華者自太常博士皆為御史三子者皆以直言顯  
居貧於家修其孝悌咏詩誦書清介絕俗天下以  
為人望吾友也每為侯道之輒欣然樂聽若躬其  
善也或為某官頗異質而為御史恣行於四方卒  
以不沒侯耻言其人若疾之在躬也其明乎好惡  
如此則侯之所養可知矣昔范文正為諸生志在  
天下及為司諫知無不言韓忠獻為郡倅克勤小  
物及為宰相任天下之重充侯所養雖古之人將  
齊驅上之而奚啻其鄉人之善者哉是故沐侯之

德祝侯之休者願侯永終厥譽如其郡焉耳矣